



88岁王蒙出版新书《天地人生》 以人生阅历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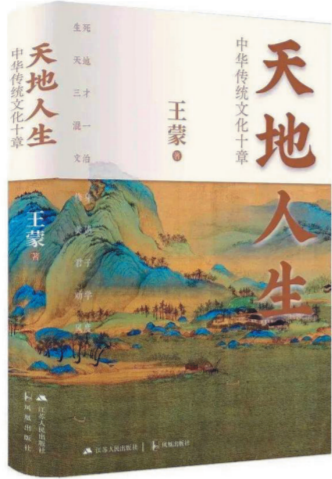
□ 万建辉

新华书房

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如何面对欲望和遗憾？如何看待生死、得失？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？如何提升人生的境界与格局？这些有关“安身立命”的古老命题，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新书《天地人生：中华传统文化十章》里作了探究。

新书中，王蒙带领读者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人生的力量，寻找这个时代的价值观、思维方式、生活准则的源头，提取古代文化中至今仍对人类生活不乏启迪的内涵。《天地人生》日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王蒙出生于1934年，今年已88岁高龄。他在18岁时就写出了后来享誉文坛的《青春万岁》，既当过新疆团副司令的生产大队副大队长，也做过文化部部长，一生经历堪称传奇，创作出各类文学作品数十部。王蒙至今笔耕不辍，2017年12月，他的中篇小说《奇葩奇葩到处衰》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2019年底他的中篇小说《笑的风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。2019年9月，王蒙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



篇小说典藏”。同年9月17日，王蒙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逍遥游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传习录》……这些中华典籍，浩如烟海。《天地人生》做到了由博返约、深入浅出，以作者近90年人生阅历为基础，用生活化、哲理化、思辨性的语言解读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，揭示其中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，回应时代新声。阅读该书，可以感受到王蒙所写所述的这些文化要义，都曾在他所经历的人生岁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，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人生的检验，融入时代的处世哲学与独特智慧。目前该书已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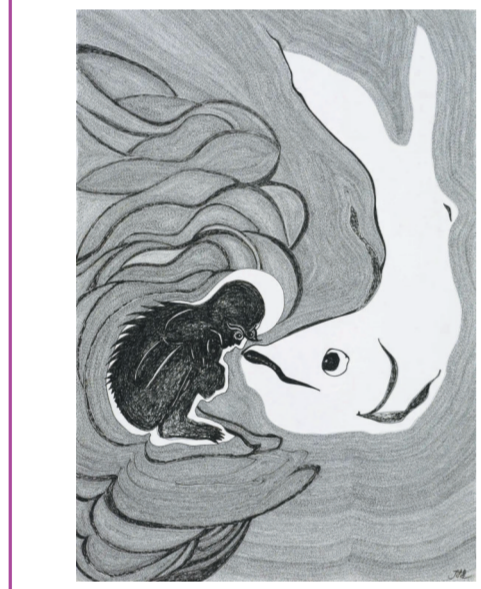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，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物古书，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、怀古之高雅，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，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，认识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，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。”在《天地人生》一书中，王蒙总结半生所思，从对传统文化的体悟着手，以精辟的点评论述，时不时探骊珠般发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质理念。

如论勇敢：“孟子贬低匹夫之勇、血气之勇、一夫之勇，认为那是廉价的也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。苏轼在《留侯论》中，更明确提出‘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……’。”王蒙认为仅仅表现为易怒、论勇而起、敢于拼命，并不是真正的勇敢。中国古代圣贤提倡的是清醒的勇敢，慎重的勇敢，有影响力与组织力的大众

的勇敢，理智的勇敢与战略的勇敢，而不是一时的莽撞与冒险。
王蒙自述书写《天地人生》的行文风格：“我尽量把谈中华传统不变成谈古代的事，谈得远远的以前的事，而是好像我们谈家常一样，好像我们一块交流生活的经验一样。”这种将原典文本与接地气的点评紧密结合的写法，亲切而且实用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也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读者的理解和接受，使本书成为一册几乎人人适宜、随手一翻总能各有收获的优秀传统文化读本。
论学习时王蒙写道：“人生是自学所造就的。人最重要的老师是明显成长了、更加渴求成长的自己。”论人生乐趣时王蒙写道：“应该做到的是，随着自身人格的发展完善，终于感到，修身才是人生的第一大享受。”论饮食文化时王蒙写道：“饮食文化也发展了、创造了家庭、个人、友人，尤其是情侣相伴相爱、共同享受生活的幸福。”论做人时王蒙写道：“一般地说，趋利避害、奉公守法、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就是好人。但如果一个普通人不仅关注不可大意轻视的吃喝拉撒睡、柴米油盐酱醋茶、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同时还能热心助人、注意邻里公益、维护社区和睦平安……就大大高出常人一步了。”

文学现场

一粒文学与绘画的“白话胶囊”



□ 本报记者 王慧

12月2日，“白话胶囊——丁捷新书及其文学绘画分享会”在南京凤凰书城举行。丁捷从日常生活捡拾和记录零碎感悟和灵感火花，把哲学智慧的真知灼见、文艺才情的情华荟萃，浓缩成了一粒“白话胶囊”，简单直接却又意蕴深刻，直抵人心，又让人心生共鸣。“你负责批评别人，我负责做自己，我们分工不同，心情和处境当然不一样。”“南方人是茶，经得起时间，越泡越有味；北方人是咖，气息扑鼻，一见如故。”“今日只扫门前雪，明天必然全村老少无法出门；雾霾无眼，污水无根，放任一厂之污，转眼殃及全城。”……这本《白话胶囊》中，收录了265条洗练

的短章格言，幽默趣味、雅俗共赏，这其中，有对风月人情的解语打趣，有对个人经历的回望追忆，有对文艺创作蹊径的求索发现，也有对生活自我的超越开悟。丁捷以三言两语的冷幽默白话，浓缩成心脑大补的胶囊，字里行间溢满了智慧和治愈的温度。

丁捷坦言，这部书对于自己而言，是一本小书，“我们这一代人喜欢写长文章、说长话，我想通过这本书来尝试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说短一些，是零碎、琐碎情绪和灵感的结合。”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评价丁捷，他的外表一贯是平稳成熟的，但作为创作者，他又有着“嚣张”的内在，《白话胶囊》体现的是他的爆发力。

《白话胶囊》中，还收录了丁捷多年创作积累的绘画作品，这些创作没有拘泥于生活里的一事一物，而是天马行空地涂画，变形、组合、幻化，细腻的笔触、抽象的线条，仿佛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光怪陆离、如梦如幻的世界。丁捷说，“我通过写作来承载自己的使命，通过绘画让自己放松。写作是一种深度思想的调动，绘画大部分时间涌动的是情绪，传达的是我对美的向往。”

在江苏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董水荣看来，丁捷通过梦境观照世界、解剖人性。“其实他的绘画秉承了其在文学上的视角，尤其擅长现实与梦境交融的表达方式。”南京市书画院院长、金陵美术馆馆长刘春杰说，从丁捷身上，看到了一位作家的艺术“颠覆”，“把画画得不像我们认知里的画，却偏偏又是极好的作品，你不熟悉，却看到了一种新奇的美，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性格，这就叫‘艺术，就叫创造’。”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邢健认为，“丁捷的绘画通过抽象的笔触，刻画了一种既发自内心，又来自教理性的冲突，自然又自在，让人着迷、不适、亢奋。”

用爱去对抗时间、苦难和衰老



□ 本报记者 杨民仆

近日，叶弥长篇小说《不老》研讨会在南京举行。这部作品在出版前就已经入选国家“十四五”原创文学重点出版规划，入围了中国作协攀登计划和影视改编前期计划的首批作品，并荣获了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大奖。

叶弥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作品《香炉山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；短篇小说《天鹅绒》被姜文改编为电影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她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不老》讲述了江南女子孔燕妮对爱的美好追求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出狱前的25天里，结识了从北京到江南小城吴郭的

“调研员”俞华南。在陪着俞华南“走访”的日子里，吴郭城里的各色人等也纷纷出场。孔燕妮的真挚与无畏令俞华南折服和爱慕，俞华南的神秘和博学也让她心起涟漪。两人若即若离，却心有灵犀。11月18日，男友即将出狱，俞华南要回到北京，未来会怎么样呢……

叶弥想借这本书写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，在时代嬗变中，顶住家族的阴影，顶住流言蜚语，顶住失业的压力，也要坚持去爱，爱一个人，爱众生。她要用爱去对抗时间、苦难，乃至衰老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评价说，我们在叶弥的作品中能够无意识地看到她所在的“江南社会”，以及从她的江南社会中所引发出的人和人、人和社会的关系，“这对叶弥来说可能属于一个作家的无意识，细看后又会发现可能是她强烈的有意识。”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评价说，叶弥文字表面俏皮犀利，人物内心丰富，“她很难被定义，任性地做自己”，可对写作非常笃定，内心的澎湃全都献给了她的作品。

“老”其实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这个概念里蕴含着平庸、生命力衰退、激情的衰退和麻木，“不老”意味着和时间的对抗，和平庸的对抗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叶弥老师找到了一种如何反抗“老”的方式，就是“爱”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说，在爱情关系里，一般情况下男人是主导者，女性是追随者，但孔燕妮并不是简单的追随者。她渴望的是一个精神的交流，甚至跟俞华南多次说过你我是平等的，她需要的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交流。“不管是为了‘不老’谈恋爱，还是谈恋爱为了‘不老’，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自我的确认，这是这部小说非常动人的东西。”

温故知新

《人间食单》，用“味蕾”复活人生记忆

□ 老克

几天前，收到王干老师的新著《人间食单》，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，书中写美食、写故乡，写南京和北京，许多场景都让人非常亲切。我只能说，这不是一本简单写美食的书，而是一本让人“乡愁四起”，用“味蕾”复活人生记忆的书。
复活记忆：在开篇《里下河食单》里，王干写了“米饭饼、高邮鸭蛋、慈姑、烂藕”，仿佛一下子把你拉回到那个清贫苦寒的日子里，某种程度上，这些食物，是我们里下河老百姓集体的饮食记忆。
我们透过“米饭饼”，看到的是惜物节俭，过日子的不容易；写“高邮鸭蛋”，是强调“高邮土”才是腌制好鸭蛋的关键，尤其是文中杜老那个“尝土”的细节，那份乡情让人落泪；而“慈姑”这种食物，对里下河人民是有恩的，听我的父辈讲，历史上遇到大灾年，正是“慈姑”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；而写“烂藕”，哪里是写食物，分明是写卖藕人，那个喜欢用喇叭吹喇叭的哑巴，四处漂泊，入夜就睡在人家柴火堆上，想家了就吹一段淮剧的调子，令人动容。

历史是镜子，王干写故乡美食的文字，不仅是复活了乡愁的记忆，更像是一口故乡的井，把你拉回生命的原点。人生是需要参照物的，所幸有故乡美食这样的“井水”，如此甘甜，让人清醒，让我们有了继续赶路的气力。
敏感味蕾：王干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兴化水乡度过的，文中记叙他童年在河边抓鱼头蟹和螺蛳，用火烤青虫，游水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就能捞上一捧蚬子，让我十分羡慕。我甚至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他“野”，以致写不出像他这样接地气文字。
众所周知，食材是做好美食的基础，如果了解食材的来龙去脉，就会更高一个层次。所以王干写“鱼鳞花生”，写“河蚌咸肉煲”，写“江南三鲜”，特别入味，就是童年和少年打下的“天然”底子。
王蒙先生曾经问王干，淮扬菜有何特点？王干回答：“刚出土，刚出水，刚出锅。”不愧为有天然底子的评论家，这“三刚”真是抓住了故乡美食的“麻筋”。

知感交融的情感抒发 —— 读散文集《此情此景》

□ 王晖

张永祚的新著——洋洋75万言的散文集《此情此景》，以“情”为核心，将亲情、乡情、感情、心情、深情、事情、神情、动情、倾情、凝情和激情等生动演绎出来，可谓情之大全，是学者散文的新收获。
人世间的感情万万千，什么样的“情”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呢？作者给予我们一个十分别致的回答，那就是要遵循情感价值和情感反应率。因此，我们看到作品以多个短章汇聚成11个“情”专辑，最后凝聚为“言人所想言，言人所不能言”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乡情和爱国情。这部散文集并非空泛地写各种“情”，而是依景入情、以景衬情，情景交融，景为情设，情从景出，将以情感抒发的主要元素的散文文体特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。作品中对于亲朋好友的描绘大都由身边小事写起，构筑某种具有“景”效应的丰富而生动的细节与场面，充盈着浓郁的亲历性和纪实色彩。譬如写外婆、大伯、大姨、父母、姊妹、子女等家人及作者本人的《岁月如花》《父爱如山》《我的大伯》《妹妹》《父女校史》《少年不识愁之味》《家书》等，以及写同学、朋友和师长的《怀念吴功正先生》《青春是一出戏》《心有灵犀》《友情无价》等。这些作品往往以平实语态叙述作者生活中所见所闻之人和事，在夹叙夹议之中将情感的抒发逐渐推至高点，直至将由此所引发的翩翩联想、所触动的纯真和善意、所烘托的情感与认知进行卒章显志，充分显出作品的情真与文美。至于那些偏重于“游记”的篇章，如《一眼望千年》《恍如隔世的老门东》《七里山塘：一半是河，一半是街》《扬州东关街》等，更是将情景交融发挥到极致。作品里还有另外一类不重叙事而重在说理的随笔性文字，譬如阐释江南美学的《诗意栖居的江南美学》《我的江南美学观》《有一种发现，叫江南》《研究网络时代阅读的《微信诚心》《网络时代尤喜香》《“阅读经济学”的机敏与智慧》，思考编号、地名、书信、语言、数字、旗袍等各种文化现象的《“掉”海泛舟非闲情》《地名的文化底蕴》《“音”语逼人》《数字的美学意趣》，聚焦影视作品的《岁月如歌》《光明成就经典》《从“+故事”到“故事+”》等。在看似记录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实则视野广阔、立意高远、格调雅致的呈现中，作品实现了学者散文知性与感性的水乳交融。

在我看来，学者散文最为重要的审美特性就是在知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，以作者的学识、学养为核心进行诗意阐发，拒绝滥情、矫情或作秀。《此情此景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“理趣”。在作品中，作者并未做掉书袋之状或好为人师之态，而是于谈笑间叙事、说理、抒情、写景，尽显其有趣味有格调之学者气质。譬如，作者将一位五音不全却酷爱唱歌的“麦霸”朋友比作“著名男‘走音’歌唱家”，其能耐就是唱醉自己、唱跑别人；在《修改进行时》一文里，写自己喜欢写文投稿，但常常是稿子“雄赳赳地投了过去，又气昂昂地回来了”；在《山芋腔》里对自己方言腔调的自嘲“只要有山芋长期浸泡的历史”，跑得地方再远、时间再久，“都能闻到山芋的味道”。这种“理趣”并非插科打诨、低俗搞笑之词，而是融合了才情学识知性的感性抒发，令读者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。这一方面充分彰显出永祚散文的独特个性和文脉魅力，另一方面也是应对融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的一剂良方。